

醫者父母心

文潔華

他接過護士遞來的針藥，抱怨說明書上的文字太小了，看不見，順手挪來放大鏡慢慢閱讀。我看錶，不但嫌他動作太慢，亦生怕他其實不認識新藥的情況，甚至對他投以不信任票，即使他看來相當認真。

這份懷疑，以前是從未有的。不知是因為從前的醫生專業掩蓋了無知，還是現在的醫生技窮。但以這位年近七十的醫生看來，原因其實可能是因為近年的新藥代推陳出新，而他也老實得很。一來，來，來，聽我聽一聽說明書上的警告……明白了沒有？

比起目下的年輕醫生，這位老醫謹慎的態度仍是可取的，起碼望、聞、問、切他全都做妥，不像門診或街診的可畏後生，眼睛只看着電腦，就是努力不跟病人四目交流或接觸。我們當然知道為醫不易，危險度也高，但至少也應敬業樂業。

小學校址在深水埗醫局街轉彎處，每天放學經過那熱鬧的公立醫局，總見內裡一排排等候診症的人，乖乖地等候醫生出現。醫生從診室出來，着五、六個病人一起拿上衣服讓他用聽筒聽，繼而輕敲背部；病人們都投以信任票，有些還帶着冀盼的眼光。「醫者父母心」，大家都堅信不移。

翠神

文潔華

他接過護士遞來的針藥，抱怨說明書上的文字太小了，看不見，順手挪來放大鏡慢慢閱讀。我看錶，不但嫌他動作太慢，亦生怕他其實不認識新藥的情況，甚至對他投以不信任票，即使他看來相當認真。

古今談

范舉

從新疆到巴基斯坦的鐵路，並且在巴基斯坦建立大型港口，加強與非洲的經濟合作和貿易，期望要避開馬六甲海峽被美國勢力卡脖子的影響。

為了早日實現中國夢，加快開發新疆地區，勢在必行。可惜，當要增加工業人口和化工業、金屬冶煉工業的時候，就需要大量的淡水供應，整個新疆地區都缺水，拖住了中國四個現代化的腳步。

中國夢，解決西北部缺水

許多西線南水北調工程早日開工。但是，氣象、地質、施工技術、投資成本和效益存有不少難題，需要增加投入才能解決。例如說，在青藏高原，造山運動仍然非常劇烈，地勢繼續向上抬，大型地質斷層的結構資料未有掌握，水文站網布設密度不夠，某些國際河流沒有整體的流域規劃，缺少較系統的氣象資料與地質觀測資料，缺乏統一的較高精度的大比例尺地形圖、地質圖、斷裂構造圖、水文圖等。不少地區高達五千米以上，超低温、低氣壓，一年只能夠施工六個月，大量的隧道工程面對着凍土問題、滲水問題，容易出現塌方，地震活動也非常多，對於興建水庫和輸水隧道工程造成巨大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六月到九月，是崑崙山、天山、橫斷山脈多雨的季节，洪水突然增加，如果引水進入了黃河的源頭和上游，將會造成蘭州等城市的氾濫。過了雨季，冬天的雨水又很少，調水工程可能無水可以調配。

最突出的是：西線的南水北調，開展工程面對着凍土地帶施工、高原地震以及冬季調水問題。嚴格來說，青藏鐵路的興建，已經為凍土地帶施工，積累了大量的科學技術和經驗，不過，土木工程的成本比較高一些。整個青藏高原，冬季不下雨，有半年不能供應淡水，到了五月到九月，大量的雨水又造成了泥石流，黃河和長江又進入了豐水期，需要上游地區的水庫預早排洩，青藏高原地區即使用大量暴雨，也不能做到以豐補歉的調節和調動水源的作用，解決西北缺水的問題。到了冬季，西北地區需要用水的時候，青藏高原卻沒有下雨的天氣，而且溫度在零度以下，出現許多河流冰封現象，輸水道不能輸水，冰凌現象導致河流凌汛，危及水庫、渠道的安全。

新疆、內蒙古、甘肅的缺水問題，看來很難解決，但上述地區卻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包括鐵、銅、煤、石油、天然氣的大規模開發，都需要西北地區勞動動力增加，新增加的勞動力的生活用水問題，至今仍然很難解決。

無論是增加興建水庫，擴大夏天的時候的蓄水能力，並且避免上游地區水庫在雨季排洪浪費大量淡水，還要防中下游的水力發電站的發電能力大受到影響，是一個突出的問題。

楊牧的文學源流

琴客

葉輝

楊牧是詩人、散文家，至於比較文學學者，應該叫王靖獻；這樣說也許約略有點矛盾，然則證諸他的文學評論，矛盾其實是可以統一的。楊牧一九七〇年開始在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寫博士論文，以《詩經》為對象，「研究古代中國口頭創作的的方法和特徵，與古希臘及中世紀歐洲文學（尤其是古英文史詩）比較」。

《傳統的與現代的》原於一九七四年，《自序》說，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嘗試提出方法，不要求絕對的結論——在比較文學的大前提下去尋找現代的文學標準，來考慮一般文學批評的問題」。他那時相信，「老式的文學訓練也頗為磨礪人的思想和分析能力」，「比較文學要在這種思想和分析的練習以外，增加一個類比推論的過程，以之開發文學作品的新內容……」

《衣飾與追求》比較《離騷》和《仙后》，楊牧說：「在我看來，現代的比較文學應該強調的是文學間共同（或不共同）特徵的揭發和思考，以引導出某一文學理論的建立，進而理解兩種或三種文學的特殊精神——不論其為「和諧」或為「衝突」都一樣可貴。」比較文學對他來說，毋寧是一種方法，一個過程以至一種思考分析的練習。他關心的是古典情懷的融會貫通，追求一個通達合理的「總體文學」觀念。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楊牧不叫楊牧，是一個叫葉輝的少年，口袋裡不但裝有江南的鸞飛草長，還裝滿了世紀仙子的和魅魔的傳說，城堡的陰森和慶園凋落的花瓣，他給濟慈寫信，晚上不是泡歌吧就是去打保齡球，這哪是公關，完全是在扯蛋。蔣兄想要撤掉上海辦事處，可遭到兒子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他的這些哥們都是他的同學，當初是受他邀請才過來的，他不能在同學面前沒面子，再說有些方面已下了本，一撤前功盡棄。蔣兄只好妥協，與兒子簽訂合同，工資按業務提成，否則只能拿保底工資，三年再沒有起色，必撤無疑。蔣兄雖然才六十出頭，但由於操勞過度，滿頭白髮，精神疲憊。他已死了讓兒子接班的心，只想物色一個好的職業經理人，將來將資產委託給他經營。

創業容易守業難

近日參加了一位老友的生日聚會，遇到多位相熟的民營企業家，便寒暄了一番。原以為這些當年經過打拚，現在事業有成的創業者意氣風發，志在千里，誰知都與我吧苦起經。嘆什麼苦經呢？這些小老闆個個資產都在數千萬以上，住着豪華別墅，開着高檔轎車，過着上等人的生活，然幾乎個個都有一塊心病，這就是子承父業的問題。

老丁創業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由當時販魚販蝦到成立水產實業有限公司，經過20年的打拚，現在已發展成與國際接軌的新型現代農業綜合企業。作為傑出的新階層，老丁頭上的光環更奪目。但他並不幸福，因為養了一個不爭氣的兒子。老丁結婚晚，生子更晚，40歲時才老來得子，寵愛兒子自然是情理之中。兒子花錢大手大腳倒也罷了，可卻交友不慎染上了賭癮。俗話說，賭是無底洞，任你千萬家財也經不住來去。這些年來，在兒子手上輸掉的資產少說也有幾百萬。還發生了一回兒子輸了錢被賭徒綁架的案件。老丁雖苦口婆心地教育但於事無補。只好派專人看管。轉眼老丁六十好幾了，到了該讓兒子接班的時候了，可這個游手好閒賭賭斑斑的兒子接得了嗎？談到將來，老丁憂心如焚，說他能幹到多大就多大，幹不動了就把資產賣了，就讓兒子坐吃山空吧。

蔣兄創業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早年是搞太陽能熱水器的，在太陽能熱水器上賺了第一桶金後，他心思大了，以上海一家船舶研究所為依托，招兵買馬，搞起了船用密封裝置產品設計和製造，到現在也進入了市骨幹規模企業行列。為了讓兒子早日接班，蔣兄也讓權給兒子，讓兒子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可兒子在上海負責業務三年來，公關費花去百餘萬，卻沒有接到一張像樣的訂單，對此，兒子還振振有詞，說放長線釣大魚，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說到這裡，蔣兄氣不打一處來，說他去過兒子在上海的辦事處，現代化設備應有盡有，員工們成天不是打牌就是上網聊天，晚上不是泡歌吧就是去打保齡球，這哪是公關，完全是在扯蛋。蔣兄想要撤掉上海辦事處，可遭到兒子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他的這些哥們都是他的同學，當初是受他邀請才過來的，他不能在同學面前沒面子，再說有些方面已下了本，一撤前功盡棄。蔣兄只好妥協，與兒子簽訂合同，工資按業務提成，否則只能拿保底工資，三年再沒有起色，必撤無疑。蔣兄雖然才六十出頭，但由於操勞過度，滿頭白髮，精神疲憊。他已死了讓兒子接班的心，只想物色一個好的職業經理人，將來將資產委託給他經營。

還有幾位民營企業家也是對子承父業憂心忡忡。看來他們對自己的「富二代」不能很好地變成「創二代」無可奈何。中國創一代的民營企業家們，大多到了半百之年至花甲之年，有的甚至接近古稀之年，而他們的子女大部分集中在80後、90後，基本上都是獨生子女，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富二代」遠遠比同齡的孩子優越，錦衣玉食，享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從小就上貴族學校，長大了又到海外留學，能給予子女的，「富一代」都最大程度地給予了，沒有人願意讓子女吃苦。但最好的教育、最優越的生活環境並不一定能造就



「富二代」能否擔當起家族企業傳承的重任呢？ 網上圖片

華人寫作獎

吳康民

日前參加香港作聯的一個聚會，聽作家王蒙和白先勇的演講。王蒙是老朋友了，去年在北京和澳門都見過面。這一次他來去匆匆，沒有機會再和他單獨敘舊。

王蒙在講話中提出香港是否可以利用地區優勢，言論自由的優勢，主持一個兩岸作家的文學獎。因為現在國際文學獎，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在瑞典的諾貝爾文學獎。當然，諾貝爾獎歷史悠久，國際影響巨大，這是不容取代的。但是華文作家，要把作品翻譯成英文和瑞典文，難度頗大。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翻譯，難度不大。文學作品的翻譯，各民族各種文字風格不同，要原汁原味表達出文學上的意境和風格，頗有難度。比如唐詩宋詞，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我們讀來，津津有味，是一番可以反覆背誦，意味無窮。但翻譯成外文，是否能使外國人體會和欣賞到詩詞文字的意境，便成疑問。

為何明星難獲舞台劇獎？

香港每年都有很多電視和電影演員及歌星演出舞台劇，但自香港舞台劇獎設立二十二年以來，歌影視的藝人甚少獲獎。記憶所及，只有早期的黃秋生（他近十年參演的舞台劇好像連提名也沒落空）、胡美儀、曾江和廖啟智。曾經有人問為何其他演藝界的藝人獲提名或獲獎的機會這樣少，筆者亦曾做一個邀請電視演員演出的劇團問為何那些嘉賓演員的演技向被公認，但卻連獲提名的機會也沒有。

有人曾經給過這樣的解釋：評審們對影視藝人的要求較高，因為他們是專業演員。這可奇怪了，舞台演員不也是專業演員嗎？況且他們比影視演員更習慣舞台的表演方式，所以不是應該額外加分給面對陌生演出環境的影視演員才對嗎？跟着有人補充說，影視演員演戲好是其本分，是應該的，但卻沒有說出具體的理由。難道舞台演員演得好也不是其本分，是應該的嗎？觀眾看到一台舞台演員有優秀的演出，豈不是幸運觀眾？若是這樣去理解，豈不貶低影視演員的這個專業？倘若說這話的人不是為辯駁或惡意中傷，而是真的覺得影視演員的演戲功力根本就比舞台演員的優勝，那麼他的這個「印象」非常值得深入討論。討論重點不在於誰比誰優勝，而是為何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其背後的意義和很多關於這兩類演員的研究和比較，如應如何評價二者的專業、表現和造詣；他們怎樣在社會上定位，社會又怎樣定位他們；他們的比較是否商業與藝術之爭的體現等問題。

天海親情

鄧達智

標題很老派，有點粵語長片時代。事實人情無分新舊，只問有，還是沒有。

整整二十年過去，我姐的死忌在六月，兩姊妹當年才七、八歲。一天一天計算，日子過得很難，回望姐姐，瞬間即逝！

轉眼，姐姐的忌日已是特殊學校的年輕副校長。幾年前為了跟外祖母溝通更方便，放棄倫敦的雜誌編輯工作跑到東北北大連教授英語，因利便便學習中文之外，更方便南飛探望外祖母。

妹妹居西澳洲工程師伴侶邁向專業更高台階移居西澳洲珀斯。去年，距離她們母親十月底的生日一星期前誕下長女。原意英國及香港兩邊的親人到今春才南飛探望，好讓年輕父母習慣，適應添加初生兒的生活。個多星期後，搖電話到倫敦跟大妹聊天，突然痛哭；原來妹妹產後孤寡，引起程度憂鬱。

大妹學校放期中假，當時機票緊張，沒法，倫敦「香港」悉尼一泊斯，飛三十小時，逗留三天即返英。

在他們年幼的歲月，我姐病重，筆者亦曾不斷披星戴月飛到倫敦探望。血濃於水，她是我至親的姐。

訂好四月跟大妹結伴來珀斯探望，Eric, Kevin, Kevin, Dickson, 已五個多月，高大精靈猶似十孩童。Kevin是中文「桂」，她早逝外祖母名字的一部分。珍貴姊姊情。

這趟旅程對我亦珍貴，終於看到她們成熟長大以姊妹情深告慰她們母親亡靈，舅舅的我終可稍稍放鬆，她們母親臨終託孤的重任。

曾遊澳洲多次，東北凱恩斯不論雨林或乾旱內陸，大自然深層特質迥異。

布利自然，黃金海岸連綿白細沙灘，還有世界奇觀大堡礁，可與海洋生物共棲息。

美麗，現代，文化氣息茂盛的都會悉尼和墨爾本國際吸引力無限。

往南走，阿德萊特天氣最宜人，葡萄酒，陸海空美食不絕。

從未來過珀斯，原來西澳洲海、天、大地，明亮，藍透，非常宜人。

遙望茫茫印度洋海天一色，肯定尼雲家姊妹的母親——我姐在我們左右守候，張望！

生活語錄

吳康民

聽作家王蒙和白先勇的演講。王蒙是老朋友了，去年在北京和澳門都見過面。這一次他來去匆匆，沒有機會再和他單獨敘舊。

百家廊 天慶